

巴哈伊的宗教进步本质观^{*}

[美]斯托克曼著,常新译

要理解宗教必然为进步的原因和宗教本身必然进步与发展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从理解巴哈伊的宗教观出发。巴哈伊的宗教观乃基于历史和其创立者巴哈欧拉所教诲的原则。人们在研究历史中兴起的各种宗教时,会发现它们中存有一些共同的模式。大多数都有一个公认的创立者和一个信仰群体。他们通常鼓吹一种个人前进之道,此道不仅在与宇宙和天之权力的关系中,而且亦在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

所有宗教都有关于人们应该怎样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教诲。这些教诲往往展示其重要的相似性。所有宗教都禁止偷盗、撒谎和奸淫。在正面意义上,它们通常呼吁尊重父母、诚实、同情他人、仁、为他人服务、社会和谐、讲求道德(义)和公正生活(礼)。有些宗教传统在强调这些价值时或有不同侧重,但所有宗教都体现出极为相同的社会美德。在中国宗教教诲中,仁、义、礼之观念代表着许多类似的思想。

另举一例:如果人们将摩西十诫(《出埃及记》20章)与佛陀的八正道相比较,则会对其存在的许多相似性留下深刻印象。八正道的第二原则“正思维”让人放弃尘世,并从欲之纠缠中得以解脱;第十诫则严禁贪恋邻人的房屋、妻子或财物,此乃极为相似的观点。八正道的第三原则“正语”与第九诫亦相似,它命令人们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人。八正道的第四原则“正业”禁止杀生、偷窃和奸诈,则正与十诫中第六、七和八诫相同。

当然,在它们之间仍有许多区别。我们指出了佛陀八原则中有三条与摩西十诫中的五条诫命相似,而有五条原则和五条诫命在不同的教诲体系中却找不到对应者。有一些区别显然是文化上的。例如,摩西第五诫论及人应该孝敬其父母,而佛陀八原则中却未直接谈到此点。在此,犹太教实际上与儒家孝的观念更相似,而不同于佛教。但是,佛陀显然也不会让人们不孝敬或不服从其父母;所以说,其区别乃在强调上的不同。

另举一例,摩西十诫的前三诫都集中在上帝——永恒之力,而佛陀的八正道却强调对觉的发现,这种觉总与个人关联且在个人之中。这些区别反映了如下事实:西亚总以人格上帝的观念来定向,而东亚则通常将藏于物质宇宙之后的力量理解为非人格的和无意识的。这些视域的区别从何而来,历史学家对之仍无法确定。

巴哈伊从宗教之间的相同与区别中看到了两种本原的作用。第一种本原即文化和历史的处境。

* 参见卓新平主编:《宗教比较与对话》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每一种宗教都是在某一独特的时空中建立起来的,因而必定反映出这一时空的习俗和信仰。这些习俗和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乃历史机遇之产物,有着与其思想家及其发展之哲学的独特结合。

然而,在这些历史和文化区别之后却仍保存着一些关涉人类品性和道德的普遍相似性,这些共性相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最为根本的。巴哈伊认为这些根本法则正是第二种本原之见证:其本原即指各种宗教乃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超凡造物主。这一造物主创立了自然规律,如重力规律等,从而决定了世界的秩序。造物主亦通过发布某些普遍的道德教诲而为人类社会提供了道德秩序。

巴哈伊的这一造物主观念与东亚和西亚的神圣权力观念有着共同的因素。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巴哈欧拉论及一种在一切物质世界之后的“不可知本质”。这一本质之所以不可知,乃是因为它在权力和知识上为无限的,故超越了人类的理解。人类寻求理解这一本质的所有努力最终必将失败。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本质,所以《道德经》在其开篇经文即谈到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巴哈伊关于不可知本质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中国有关“天”的观念。

但除了论及这一本质的不可知性之外,巴哈欧拉亦说明,尽管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一本质,但对其某些方面我们至少可以粗略地把握。巴哈欧拉称这些方面为造物主的属性。例如,造物主怜悯我们,既然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体验过怜悯,那么我们亦可部分理解造物主怜悯我们乃意指什么。与之相似,我们可以部分理解造物主是美、是真、是公义的、是智慧的、是宽厚的、是爱、是仁慈的、是善良的。

巴哈欧拉说,造物主的属性乃是无数的。他补充道,宇宙的每一事物都至少反映出其属性中的一种。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自然中看到了造物主超凡的性质,并由此而在创造中体验到造物主的崇高。巴哈欧拉还说,人类能够反映造物主的所有属性或性质,而这使我们在一切创造中乃独一无二的。这一观点可以下述方式来图示:



按照巴哈伊哲学,人类的本质乃由造物主的属性所构成。我们展示的属性是那些存在于我们本质之内的,我们已将之发展并学会了表达它们。既然人生的目的之一就是个人的转变,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表达爱、怜悯、真诚、老实、仁、忠义、智慧以及其他许多更为完美的属性。因为我们学会了表达了这些属性——这些美德——所以我们贡献人类社会的能力得以加强,而人类社会也能够前进发展。

巴哈欧拉说,在每个人中间发展这些超凡性质本为所有宗教的目的。孔子的哲学在这方面乃极好的榜样,因为孔子强调发展某些美好品性和道德的重要性,并教育人民来表达它们。当然,孔子所强调的价值乃是 2500 年之前中国社会最好的价值,此后中国已出现很多改变。许多积极的改变是由儒家哲学的真与美所带来。但正因为这些变化,孔子的道德价值亦需要相应的现代化。儒家哲学家千年以前创立的礼仪乃早于我们对世界的现代科学理解,因而特别需要改革,甚或应将之消除。

这就是巴哈伊相信宗教必须是进步性的原因;一个时代所教诲的价值和道德或许并不适合后来的时代。在某一时期,某些教诲可能是人类所能理解和追随的最好部分,它们在社会中带来了进步,但随之也使其自身被更新、更现代的价值和道德所取代成为必要。

巴哈伊相信,巴哈欧拉作为一种价值和道德综合体的最近创始人,提供了亦值得他人研究和讨论的教诲。他的教诲强调许多实践价值,如男女平等,消除基于阶级和民族的差别,教育所有的人阅读和书写,社会消灭贫穷和为其全体公民提供最低标准的卫生和收入之必要,宗教教诲必须与科学相符、否则它们不过是迷信而已的思想,以及通过相互信任和讨论而达到的人道势必创立一个和平、正义与和谐的世界等见解。巴哈欧拉说,这些教诲并不仅仅出于他本人,而是来自上天,正是那不可知本质将这些教诲赠送给他;进而言之,这些教诲只有见诸那在每个人中发展超凡美德及属性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改变世界的成功。正是这种能提供组织社会之新价值的个人教育和改变,才能在地球上创造和谐与和平。如果巴哈欧拉的教诲在改变人性上乃真正有效,那么这些教诲本身亦会在某些部分逐渐过时,从而需要将来有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导师来对之加以改革和重新界定。